

驚濤駭浪中隨波飄蕩八十年

· 吳鍾珍 ·

前言

憶及抗戰期間在故鄉山東濟寧讀初中時，國文老師曾教過兩首與戰亂、顛沛流離有關的古詩，一首是唐朝賀知章的七言絕句《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另一首是漢代的《樂府民歌》，但不知作者的姓名，這首歌很長，只記得其中的四句：「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返回故鄉里，遍問有阿誰？」。現在想一想，這兩首詩真有些像我這一生的寫照，因為我是一九四八年十七歲時，高中畢業後考取空軍通信學校離家來臺，後於一九四九年退役後返鄉省親時，已有很多親朋好友都已打聽不到消息了，姪輩、孫輩們當然更多是相見不相識了。

二十世紀，真是一個驚濤駭浪的時代！除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外，蘇聯意圖赤化全球而醞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雖然幸未出現，但因其而造成的韓戰、越戰、中東戰等卻接連不斷。回想我這一生，就是在這些驚濤駭浪中起伏漂泊。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出生的那一年，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日軍強佔我東北三省。後於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開始了艱苦慘痛的八年抗戰。一九四五年雖然二戰結束，我國抗戰勝利，舉世共同歡慶，但卻隨即爆發了國共內戰。我則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季到南京投考大學時，因故鄉濟南易手，而與家中失去聯繫，只好投考空軍通信學

校而被送到臺灣。

一九四九年中共完全佔領中國大陸，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二年韓戰爆發，中共抗美援朝，美國宣布協防臺灣，並形成了臺灣海峽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而在這段對峙時期，中國大陸上不斷出現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等濤浪；臺灣亦有過澎湖流亡學生冤獄及孫立人冤案等白色恐怖事件。直至一九八八年開放探親，我才能返鄉省親，拜見已離別四十多年的慈母，看望兄嫂、妹妹，弟弟及至親好友。

但是，一晃眼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深恐餘日無多，現在就想開始把這一生不算太平順的遭遇記錄下來，一方面給孩子們作為瞭解自己家世的參考依據，一方面亦可為至親好友們解答一些過去不甚瞭解的事項，或作為一種多少與他們自己有關的野史趣聞去參閱解悶吧。

生長於驚濤駭浪中之兒童及青少年時期

抗戰前歡樂無憂的兒童時期

我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十六日出生於山東省濟南市，從出生到四歲的這一段幼兒時期，只記得當時父親是在濟南市民衆教育館任職，館長是董渭川先生。我家則住在大明湖畔鵲華橋附近的公家宿舍中。一歲時曾參加濟南市的嬰兒健康比賽，並榮獲冠軍。

四歲以後因父親調任山東省政府魯北教育輔導區主任，故我們搬回新東門外七家村居住。在那裡二叔家住前院，我們則住後院，兩院中都種有許多蘋果、石榴、葡萄等果樹。堂弟

鍾珊、堂妹鍾珉，大妹鍾瑾成為我最親密的玩伴。我們除了在前後院中玩耍遊戲外，並常到街口北面的菜園中捉蜻蜓，或到南面的麥田中捕蝗蟲。記得有一年鬧蝗災，蝗群飛過時遮天蔽日，落地後會吃光地面的植物。那一年只是一小部分落地，早晨起來看到電線桿及門上爬的都是蝗蟲，母親即趕快回家拿了一個洋麵口袋來撿拾，拿回家後掐去頭、翅，裏麵糊油炸，口味相當誘人。

五歲時進入濟南女師附小附設之幼稚園，開始了上學的階段，記得學校是在正覺寺街附近，路途相當遙遠。剛好母親的姪女雷淑英女士剛從女師畢業，分發到黑虎泉小學任教，母親就給我們兩人合包了一輛人力車，每天早晨先送我們兩人到黑虎泉小學，大表姐下車後再送我到女師附小。下午放學則反方向接回。民國二十六年剛讀完幼稚園大班放了暑假，隨即爆發七七事變。父親想先把祖父、母親、及我們兄妹三人送回濟寧老家避難，然後就跟隨省政府撤退到大後方參加抗戰。於是，我們就離開了濟南，並結束了我歡樂無憂的兒童時期。

抗戰期間避居故鄉濟寧的小學及初中階段

一、小學階段

回到濟寧老家後略事安排，父親便搭火車



筆者參加嬰兒健康比賽榮獲冠軍之照片

趕到徐州。這時他才聽說，沿津浦鐵路南下之日軍，一路姦淫擄掠燒殺，無惡不作！只有對孔子最為尊敬，曲阜之聖公府中當為最佳之避難場所也。剛巧聖公府的總管宋老伯是父親之舊識，如父親能親自帶我們去避難，當會予以收容。於是他急忙返回濟寧，帶我們趕到曲阜。不過宋老伯說因為申請入府避難的親友太多，只能接受婦孺，而且要等日軍過黃河後再進聖公府不遲。於是父親只好先在曲阜租屋暫住，並趕緊電知濟南二叔家的四位姐妹也趕到曲阜避難。日軍進入曲阜前一天我們才搬進聖公府，並在孔聖人家（孔府）的後花園中住了三個多月，直到日軍向南推進，其後方由親日人士出面組成「維持會」維持社會秩序後，我們才返回濟寧。

自七七事變起，這一整年山東省各中小學可能都未開學，但在父母督促之下，我卻先後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及四字鑑略，也經常練習寫大小字。所以到了二十七年八月，父母便讓我插班進入明德小學的二年級。在明德小學讀了五年，三十二年六月畢業。在這五年中亦有很多值得報導及懷念的回憶，茲分項記述如下：

（一）二年級時專門開有一門說話課，就是讓學生輪流上台講故事。當然輪到的學生事先一定要準備一番，對其國文程度應有一定的幫助；臺下的學生則聽得津津有味，其樂無窮。

（二）三年級時開始交朋友，並且和阮慶濂、張金泗、孫寧生、何川及何興禮等要好的同學結拜為異姓兄弟。這時我從家中書架上找到線裝本的「三國演義」，雖然是文言文而且有許多字不認識，但仍看得愛不釋手。這是我愛看小說的開始。當時還特別愛看連環圖畫武

打小說。從書架上還看到一本隸書寫的書名，當時誤以為是佛教經書，也從未翻閱，直到讀初中時，才知道竟是我國的著名文學「水滸傳」。

（三）明德小學宗教氣氛極為濃厚，每年慶祝聖誕節都是既隆重又熱鬧。二、三年級開有一門道理課，主要是講聖經故事。我認為這門課對我的幫助甚大，因為直到成年之後，在很多有中外友人參加的場合中，均曾顯示出我在宗教歷史方面之修養不落人後。

（四）雖然是教會學校，但校內愛國情緒非常高昂。有一天，校長趙先生及訓導主任朱先生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因憲兵隊是一極端恐怖機構，進去之後生還的希望不大，所以無人敢去探詢消息。只有我那時少年不懂事，竟然拉了曹積厚、葛友亮兩位同班同學前往探望，結果被日軍衛兵找翻譯出來問明緣由後，給趕了出來。

二、初中階段

明德小學畢業後，本可直接升入同一系統之私立中西中學。但私立中學學費較高，而家中自從七七事變後，父親即無薪資收入，全靠出售過去收藏的字畫及出租多餘的房間維生。五年下來，已感相當困窘，所以希望我能投考學費遠較低廉的省立濟寧中學；但那時縣裡僅有此一個省立中學，非常不易考取。那一年初中一年級招考兩班一百二十名學生，我是以第一百零九名錄取。還記得，那次放榜第一名是何萃華，第二名是丁昭福。

往後兩年半的初中生活，雖然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極為艱苦，騷擾迫害亦層出不窮，但卻是我一生中進步最快，交友最成功的一個時期，和很多同學建立了深厚、純潔而永恆的友誼。濟寧中學的師資都是第一流的，最讓我懷念

的是一年級教我們國文的張老師（老師名字已不復記憶，僅記得他曾任某縣縣長，採用啟發式教學，諄諄善誘，使我獲益良多），初二教導我們小代數及化學的翟漢卿先生，教音樂的馮宜民老師，教英語的單書田老師，教史地之范書屏老師，及初三教導平面幾何及礦物的郭震老師。友誼最深厚且互相砥礪追求上進之同學則有李治、丁昭福、周世鉞、宋書林、馬丕繡、趙若生、李聰堯（李斌）、曹和濂及陳步雨等。

在日據時期，我們就曾以手抄傳閱方式辦過萃文文藝半月刊，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時我們已是二年級，丁昭福被選為班長，我則被選為副班長，我們就正式向訓育處報備，辦了全校第一份「壁報綠園」，且周世鉞學長還常和我一齊到東門外大校場運動場練習長跑，使我體格變得相當健壯。但好景不常，三十五年元月共軍攻入濟寧，戰火聲中倉促離別了親愛的家園和母校，也結束了我美好難忘的初中階段。

抗戰勝利後考入交通部立濟南扶輪中學高中部

一、逃奔濟南

從濟寧逃奔濟南的那一段路程，真是令人難忘的一段經歷。因為濟寧雖被共軍攻佔，但北面緊鄰之兗州尚在國軍吳化文將軍之手，再往北去泰安等縣又是共軍佔領區，再過去幾站則是國軍第四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中將之轄區，亦是山東省政府之所在地。這時父親已在濟南出任私立培才中學校長。就在這一段時間，正好美國特使馬歇爾主持的「三人和談小組」下令停戰，於是泰安到濟南的火車雙方協議恢復通車，惟南半段由共軍管理及收費，北半段由政府管理收費。

祖父和母親找到一位經常到濟南做生意之

朱先生，打聽到這些消息後，就託他順便帶我和一位楊表哥一起到濟南去。這位楊表哥已二十多歲，因為曾在日偽機構新民會擔任小職員，很怕共軍會拿他當漢奸殺害，所以急於逃往濟南。而為節省旅費，我們由朱先生雇了一輛二把手的獨輪車，這種車子只有單獨一個木製大輪子，前面由一位車夫拉車，後面一人推車，輪子左右木架上可各坐一人。因而我們三人之中就必須有一人走路，累了再輪流替換。那時已是嚴冬，我和楊表哥也都穿長袍棉鞋，打扮成商人一般（那時共軍不允許學生外流，只許可商人到濟南或徐州做生意，可為他們買回所需之物資也！）。因估計只有三天之行程，我們每人只帶了一包衣物和一袋饅頭，就在三十五年元月陰歷年前祭灶的早晨，拜別了祖父和母親，依依不捨的上路去了。

第一天天氣很好，雖然輪流走路，卻不會感覺很累。傍晚則在一村莊中的民房式旅店住宿，朱先生讓他們煮兩斤麵的疙瘩湯，裡面放一些大白菜，五個人吃得津津有味。但第二天一早就下大雪，棉鞋底上沾了一層厚雪，走起路來頗感吃力！在漫天白雪中緩慢前進時，突聽一聲大吼：「站住！」，從雪堆後走出一名軍人，對我們詳加審問後，告稱：「這裡是兗州吳將軍之地盤，前面不遠處還有我們的哨兵，你們就告訴他張班長已檢查過，他就會放行」，於是我們道謝後繼續向前走。

忽然又聽一聲大吼：「站住！」，朱先生趕快站出來回答：「那邊張班長已檢查過了」。這時才看到雪堆後有兩名士兵端槍瞄準我們並大吼：「什麼張班長！都是反動派！你們都是國特！把他們帶走！」。於是我們被押送到共軍的營部，經過詳細審查，確定我們只是商人才予放行。經過這一耽擱，我們當天深夜才

趕到泰安，住進一家小旅館。第三天早餐後趕到火車站，排隊等車的人已經很多，旁邊站有許多共軍人員，看到有人行跡可疑，就拉出來押到別處去了。

八時許有一批共軍上車後即行開車，開到界首站，這批押車共軍全部下車，火車繼續前行到下一站，換由一批國民政府津浦鐵路局的鐵路警察上車押車，一路平安到達濟南。出站後朱先生雇人力車把楊表哥和我送到家中，先向父親詳細報告共軍攻佔濟寧後家中之概況，二叔及大哥、五弟等都來探詢許多相關問題。這樣忙了幾天，就高興興過春節了。

二、考入交通部立濟南扶輪中學高中部
春節後首先遭遇的難題即為轉學問題，因為我在濟寧中學已讀過初三上，這一學期應轉入初三下。但是按當時教育廳之規定，所有的畢業班都不准轉學生入學。故我必須降轉初二就讀。但堂弟鍾珊和我同年出生，比我還小十個月，他當時正就讀初三，如我降讀初二，比弟弟還矮一班，那豈不是太丟臉了嗎？正在發愁時，意想不到來到了救星，原來我大嫂宋仁奎女士是鐵路局職員，前來告知交通部立濟南扶輪中學現正招考初二及高一的轉學生，雖然



筆者扶輪中學高中畢業時之照片

規定鐵路員工子弟才有資格報考，但她已代我爭取到可用她弟弟之資格報名，因戰亂之故應該不需要

轉學證件。

於是，我在報名時謊稱在濟寧中學已讀高一上，共軍攻入無法取得證明，便通過審核。報名後只剩三天準備時間，向鍾珊弟借了幾本書匆忙翻閱一下即前往應考。過了幾天大嫂到家中來告知好消息，扶中招生已放榜，高一共錄取了十多人，我則是第二名考取。

剛開始，每天如何到校上課也頗感困擾，因學校位於普利門（西門）外，鐵路局之西方，而我家則在新東門外，一在西北一在東南，步行要一個多小時。而且因戰亂之故實施宵禁，早晨六點鐘才開城門。第一天我六點不到就站在新東門外等開門，進城後加快腳步往西趕，不到一小時就出了普利門，約七點十分趕到教室，當天竟然是第一個進入教室的學生。試驗成功之後，每天六點起床，七點半趕到學校，也不感覺太累。這樣走了兩個多月，學校忽然宣布遷移到南郊七大馬路緯二路東南方的一片日式校區中去。這一片校區非常理想，不但有寬廣的運動場，而且還有宿舍。因為從我家到新校區走路還是需要一個多小時，所以這一學期就申請住校，也就開始了我這一生中首次離家獨立生活的階段。

住校期間，我分配到一間六個榻榻米之房間，室友是張錫華、陰元峰、高其榮、邱思勤、邱思儉等五人。宿舍中設有伙食團，鐵路局每月發給每一位學生之伙食費，比師範學校還多，不住校者則發代金，雖然每餐只能吃到小米麵的窩窩頭及鹹蘿蔔條，那已經非常滿意了。

扶輪中學雖然規模不大，但卻是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老師都是第一流的，最讓我感念的師長有導師郭命先生、高一教英文的馮老師、教國文的閻老師、物理老師段宗美先生、體

育老師楊公正先生、化學老師趙先生，高二下的英文老師王先生（曾指導我們辦英文壁報，還選我擔任主編），及高二下高三上之國文老師李先生（他要求我們利用那個暑假讀完一本中國文學史，並寫心得報告呈閱，使我獲益良多；而且就在那一學期，他生病請假了，我們幾位同學去看望時，李師母一定要出來看看我，這才知道原來李師母當年是助產士，我出生時就是請她接生的）。

在同窗共讀的三年期間，同學們之間培養了純潔、深厚、永恆的友誼。因為以前所讀的明德小學及濟寧中學都是純男生學校，扶輪則是男女合班，剛開始時真是又興奮又緊張，對女同學是敬而遠之。一年級時班上有程德慧、張以英、邱潤章、關昭容等四位女同學，二、三年級後逐漸增加到十位。

男同學中感情較好又經常互相砥礪進取者計有竇學溫、李鐸、佟德山、劉全（解放後改名為余佐）、王為漢、李超進、李介璋、李殿元、楊嗣坤、趙光來、駱紹曾等人。因為我是跳了一級考上扶輪之高一下的，三角和生物兩門課都是沒讀上冊直接就讀下冊，所以頗感吃力，但期末考試都還及格。第二學年起已感相當輕鬆，而且在理、化、英、數方面漸能有所表現，並曾被選為班長。兩年半愉快的高中生活不知不覺間又已走到了盡頭。三十七年六月參加完畢業考試後，就在一場簡單隆重之畢業典禮中，和親愛的師長、同學們互相依依不捨地告別，不想這一別就是四十多年。

三、畢業後踏上漫長漂泊之人生征途

記得畢業前夕時局動盪不安，危城中心心惶惶，不知何去何從。同學們當時無心亦無力編印同學錄，只有互相交換照片，及在照片上簽贈臨別贈言，期能長久保留住珍貴的友誼。

從畢業到離開濟南的半個多月期間，我經常都站在家中小樓的窗前，思念這一段美好的時光，並高唱我們在音樂課堂上學到的「漂泊之歌」。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二日，我拜別了父母和故鄉，搭乘飛機到南京投考大學，開始踏上了漫長漂泊的人生征途。

飛到南京投考大學，想不到竟來到了臺灣寶島

那時因濟南被共軍圍困，要想安全離開只有搭飛機一途，但機票非常昂貴且不易買到。父親培才中學的一位金老師和中國航空公司濟南分公司之經理有連襟關係，但亦因託這位經理的重要人物太多，只好排隊等待。父親早已準備好機票價款法幣八百九十萬元，以便隨時接獲通知即可購票讓我搭機南下。三十年七月一日下午，金老師告訴父親，隔日上午即有一班濟南經青島飛南京之加班機，可以買到一張票，但機票從七月開始已漲價一倍，濟南到南京票價漲到一千七百八十萬元。家中哪有這筆巨款？父親趕緊進城向幾家熟識的商店洽借，直到宵禁前一刻借妥這筆巨款後才趕出城門，他先回學校聯絡些有關事項，回到家時已夜八時了。匆匆吃過晚飯，父親不但告誡了許多為人處事之大原則，還特別準備了一個小筆記本，寫下了其所囑咐之要點，而我也在上面記下各地親友之通訊處（這個小本子迄今我還珍藏著）。第二天一早，我便攜帶著兩份畢業證明書及家中僅剩的法幣兩百萬元，提了一籃衣物，由金老師送我到機場搭機去了。

到南京後，住宿於在二哥鍾琪夫婦於南京市玄武湖環洲六十九號樓上租賃的小房間中。每天都是帶著一本升學指南到玄武湖公園去溫習功課，倒也十分愜意。八月間報考中央大學，卻榜上無名。此時扶輪中學的同學駱紹曾兄

，亦已搭乘扶輪中學熱心代為購票的一架飛機來到南京，並邀我同去報考設在安徽蕪湖的安徽學院，於是我就跟隨紹曾兄坐江南鐵路之火車頭到了蕪湖（因紹曾兄在江南鐵路局有熟人，坐火車頭可不用買票也）。

安徽學院背靠赭山，左臨長江，景色極為優美。考完後當天正好是中秋節，紹曾兄和我還特別到長江碼頭，賞月濯足談心，亦感別有一番趣樂。這次考試因無心理壓力，自感尚無重大失誤，後來接獲錄取通知，還是名列前百分之四十，可申請獎學金。後來雖因其他考量而未選讀此校，但頗有依依難捨之感，迄今我手上尚保留此一錄取通知作為紀念。

人的命運真是難以預料，就在我等候蕪湖安徽學院的報考結果時，鍾珠二姐和當時正在空軍總司令部服務之姐夫顧大凱到玄武湖二哥家來看我，期間談到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現正招生，學校設於四川成都，在南京、北京、西安、武漢、廣州的空軍招生辦事處均可報考。獲得此一消息後，我便趕緊報名並參加九月底之考試，報名人數甚多，體檢合格者一百五十餘人參加筆試，結果僅錄取了不到十人。十月初先接獲空軍通校之錄取通知，告知必須於十月十五日前報到，候機送往四川（南京考區這次共錄取了九名正科生及八名初級生）。接獲通知後，我便儘速前往報到，並領了十天之旅費金元券三十五元。

回到玄武湖家中時，二哥告知安徽學院之錄取通知剛剛寄來，看了之後又未免頗感躊躇，因為空軍通校雖然管吃管住，每月還發零用錢，但屬二年制之工專，而安徽學院雖然吃住均須自理，書籍用品衣物亦須自購，但有獎學金，而且是四年制的大學。對我而言，還是較傾向後者，腦海中思考著這些問題，回到招生

辦事處後隨即向濟南市立中學畢業之同批錄取同學高保恆兄請教，在他大力分析勸導之下，筆者還是選擇了空軍通信學校。

十月十五日北京考區錄取的二十一名正科生（烏銓、史雲翰、王灝、王境泰、呂鴻俊等）和十餘名初級生亦從北京飛抵，當時就已獲知十八日有一架專機送我們到四川。我們被告知飛往四川重慶，下機後有專車送我們到位於銅梁之空軍入伍生總隊，接受六個月之入伍訓練，然後再送到成都空軍通信學校正式入學。不料，十八日早晨招生辦事處轉發最新通知，空軍入伍生總隊已決定遷往臺灣東港，而且空軍各校都將陸續遷往臺灣，所以我們這批學生便直接飛往臺灣臺南，然後再轉赴東港之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入伍。獲知此一改變後，每人都急忙寫信告知家中，然後就由專車送我們到機場搭乘飛機出發。

到臺灣後四十多年之漂泊歷程

一架C-46運輸機很不穩的把我們送到臺南，第一天大家便於臺南健康路的空軍招待所住宿，剛好空軍入伍生總隊有兩位長官至臺南洽公，故我們將隨他們洽公結束後一同回東港報到，這段時間大家便在臺南遊覽。

我們帶來的金元券到臺灣無法使用，必須換成臺幣，金元券一元換臺幣一千七百五十元。那時二次大戰美國空軍轟炸的遺跡全未修復，到處都是炸毀的房屋，滿目瘡痍。市場瓦礫堆旁有些攤販販售水果、食品、雜貨，價格極為低廉，例如香蕉一斤才約五十元，我還剩下的旅費就換了約三萬元，真是頗有富足之感。從臺南搭火車到東港，雖然第一次看到這種車身較小的窄軌火車，但乘客都守秩序而且火車準時到達及開車，和大陸上之亂像迥然不同，深感欣慰。到社邊站換乘東港支線火車，在其



筆者任聯五五處少將處長時之照片

中間站大鵬下車即到達目的地。

在空軍大鵬基地入伍生總隊接受了六個月之軍事訓練，之後前往岡山空軍通信學校接受兩年之通信技能專業訓練。民國四十年八月四日畢業後，先到新竹第八大隊見習了六個月，見習期滿正式任官後，曾先後調任嘉義空軍第十大隊一〇一中隊通信機務員（後遷至屏東），考取留美赴SCOTT空軍基地接受空用無線電維修及技術教官訓練，返國後派任嘉義空軍第四聯隊通信修護分隊電子官並在嘉義結婚，然後被徵調至新竹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任地勤電子官。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向黑蝙蝠中隊辭職，前往就讀中原理工學院，六十二年六月畢業後繼續就讀淡江文理學院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研所畢業獲碩士學位後投奔中山科學研究院任中校助理研究員（後升任上校副研究員），然後被徵調到國防部聯五五處升任少將處長，民國七十七年三月限齡退役。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應私立大華工業專科學校之聘，到該校任工業工程與管理科主任兼學校之主任秘書。直到七十八年七月，才第一次返回濟南省親，拜望離別已四十多年的母親。這四十多年的隨波飄蕩，真是一言難盡！

高昌古城

再度來到高昌古城遺址，透視兩千多年的滄桑，在歷史的碎片裡，捕捉漂浮靈感。

首見漢時李廣利征討大宛的兵馬喧囂，繼而是班超橫跨西域、臣服各國，再者是唐玄奘坐講經臺上的身影。

高昌古城走過風光燦爛的歲月，走過荒涼凋零的命運，如今，只剩斷垣殘壘，供人憑弔。

從內、外城的遺跡，依稀可見往昔的雄偉，佛教寺院的殘址，似仍流瀉著淡定禪風，古道毛驢板車，正飄逸著鄉土氣浪漫。

夕陽綻放著金輝，渲染赭色大地，一片斑駁美感，令人驚嘆，啊！高昌古城，絲路上的亮點。

· 北雁 ·